



蘇維埃國家對 勞動人民健康的關懷

巴庫列夫著

時代出版社

蘇維埃國家對 勞動人民健康的關懷

王 明 著

群 衆 出 版 社

蘇維埃國家對勞動人民
健康的關懷

蘇聯 巴庫列夫著

葛一星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Л. Бакулев
ЗАБОТ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 ЗДОРОВЬ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Профиздат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闡明蘇聯政府如何關懷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居民的保健事業，雄辯地證明蘇聯的保健工作完全是為和平事業服務的。書中並介紹了蘇聯在醫學方面的一些新成就，敘述了蘇聯的醫務工作人員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在「為了生命」這個口號下，如何為完成保健事業的重要任務進行着忘我的勞動。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7月北京初版 1955年7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16/32 字數：50千字

1—5,570册 定價(6) 0.22元

· 1 ·

定價 0.22元

目 次

人是最寶貴的！	5
車間裏的疾病預防工作	12
對農村居民進行模範的醫療服務	27
救生飛機	31
母性的快樂	35
療養地是人民的財富	40
精神愉快和健康的強大泉源	46
向疾病進攻	50
醫學的成就	54
幹部是保健事業最可貴的財產	62
蘇聯的醫學為和平事業服務	66

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特別重視提高蘇聯人民的物質福利、文化以及人民的保健事業。對於黨和政府來說，再沒有比服務於勞動人民利益、關懷人類的福利和幸福更重要的任務了。

卓越的蘇聯保健事業就是這種關懷的一個鮮明例證。在蘇聯真正實現了全體公民的免費醫療權。這種權利是人民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結果而獲得，並由蘇聯憲法來保障的。蘇聯憲法——我國根本法——中規定：

「蘇聯公民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有享受物質保證權。此項權利之保證為：國家出資為工人及職員舉辦社會保險事業之廣泛發展，對勞動者實行免費醫治，廣泛設立之天然療養所概供勞動者享用。」

經列寧簽署公布的蘇維埃政權最初的一些法令中，有關於保護居民的健康和勞動，關於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利益，關於為勞動人民設立療養地、休養所和療養院的法令。

保護人民健康的經費年年在增長着。例如，一九五三年在這方面支出了二百七十二億盧布，而一九四〇年則為一百一十二億盧布。

撥付作為醫院、防治所、產院、托兒所和其他衛生機關的經費，以及供運動和體育措施的經費，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二十四億八千六百五十八萬一千盧布。

這樣就額外擴充了五萬五千個病床，托兒所添了二萬四千個名額，療養所添了三千四百個床位，並在高等醫學院中訓練了二十七萬五千人。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中，撥付了建設二千所新

保健機關的經費。

根據國家社會保險的預算，撥付了巨額的保健經費。例如，一九五三年在這方面就支出了二百二十七億盧布，比上年多十三億盧布。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那裏的勞動人民要花費很大代價才能得到醫藥治療！在美國「牛津圖書」出版公司所發行的一本叫做「社會保健事業」的小冊子中，著者寫道：「即使我們有足够的醫師、護士、醫院以及必要的醫療設備，美國人還會照樣碰到無法解決的醫療費用問題。」

極大部分的美國人，只有在最緊急的關頭，才敢花費大量的金錢去請醫生。巴爾的摩爾市「太陽報」發表了一篇「我國醫院正經歷着艱難時期」的論文，其中談到該市的十四所大醫院醫療費用昂貴和財政困難的情況。戰後，美國保健事業的情況特別惡化。根據報紙的證明，最近十二年內，每個病人的醫療費用已增加了二倍，而在個別的醫院裏增加了四倍。同時，美國需要醫療的人數，仍不斷地增長着。

甚至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醫療機關獲得國家的補助，其餘都是依靠病人的診費來維持的。實際上，這就是說有四分之三需要醫療的人不得不花費極高的代價來進行醫治。

蘇聯的保健事業則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相反，它年年在不斷地成長和發展着。

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擬定了擴大醫院、防治所、產院、療養院、休養所、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分佈網。醫院病床數目至少將增加百分之二十。

全國醫師人數在五年內至少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藥品、醫療設備和器械等至少要增加一倍半。

共產黨號召蘇聯醫師要把一切力量用來完成保健事業的最重要任務，特別注意預防問題，保證儘快地把醫學上的成就應用到實際中去。

人是最寶貴的

斯大林諾是頓涅茨煤礦區的大工業中心。這是一個有着設備完善的街道、花園和小花園的社會主義新礦業城市。

很難相信，這個地方在革命前竟是一個污穢而貧困的尤佐夫卡鎮，沒有好學校，沒有藥房，也沒有分科診所。尤佐夫卡鎮的全部「醫療」只是一所小醫院，醫院裏有一名醫師、一名醫助兼調劑員。實際上，礦工們在這些條件下是沒有醫療機會的。

現在的斯大林諾居民的治療預防工作究竟是怎樣組織的呢？醫務工作者在這方面擁有哪些條件呢？斯大林諾現有四十三個醫院、四十八個分科診所、七十八個保健站、二十個兒童分科診所、五十多個托兒所、十九個防治所和十個救護站。市內設有高等醫科學校及勞動衛生和職業病科學研究所。僅僅這些數字就已充分說明該市保健事業的規模了。

從黑海和白海沿岸到太平洋，從極北地區到中亞細亞地區——在我們祖國的遼闊土地上，到處都在進行着治療預防機關的建設。例如，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就要在五年計劃結束前建成擁有四百個病床的醫院大廈，並開始建築擁有五百個床位的共和國醫院。基輔將要開設三所新醫院。在烏蘭烏德、契博克薩雷、約什卡奧拉等地正在建立共和國醫院，斯大林格勒、海蘭泡、克麥羅沃等十七個城市正在建築省立醫院。在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都在進行巨大的建設工程。

僅在一九五三年內，莫斯科就有十五座新的醫院大廈落成。

在首都近郊美麗的林園地帶的「熱心家」公路附近，正在興建蘇聯石油工業部醫院的多層大樓。主要的樓房將有十層，側樓

是九層。每間病房預定住一或二人。這裏一共要設置四百個病床、醫師診斷室、手術室和補助室。廚房將設在第十層樓上，這樣就完全可以避免廚房的氣味侵入病房。這所醫院在一九五四年開始使用。

但是問題不僅在醫療機關數量的增長上。最近幾年來，分科診所、產院以及防治所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技術也顯著地提高了。

這些機關保證居民能得到各種熟練的醫療。在各城市中根據分區原則組織了治療預防工作：每個病人自始至終照例由一個固定的醫師照看，這個醫師在家中、在分科診所、必要時也到病房去進行治療工作。在必要的情況下，地段主任醫師可以給病人請外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的專科醫師，並利用醫院豐富的診斷器械進行各種檢查。

最近實行的醫院和分科診所的合併工作雖然為時不久，却已獲得優良的成績。現在，醫師已有從病人生病起直至完全痊癒止照看病人情況的可能，並且也有請卓越專家會診的可能：從前只在大學附屬醫院工作的教授、講師和助教，現在都到分科診所担任門診了。同時，本地段的內科醫師每天要在病房工作幾小時；這樣可以充實經驗，擴大眼界。

這種創造性的合作，為深入而詳細地研究病人及其病症，為爭取個別治療的成就創造了豐富的條件。

除了醫院和分科診所之外，還有廣泛的專門醫療機關分佈網：腫瘤病、防癆及其他附有病房的防治所等。

蘇聯特別重視惡性瘤病的預防工作。由國家對癌這一重症的醫療和預防負責全盤照料，並負擔全部費用，這是我國在世界上最先實行的。

例如，在俄羅斯聯邦的每一個省、每一個邊區以及許多區的中心城市，都設有腫瘤防治所。它的任務不僅是治療患者。為了

及早發現病患，腫瘤症醫師對於居民進行大規模的預防性檢查。

許多臨床統計調查證明，癌症在頭幾週和頭幾個月治療較易。及時發現癌症，就會使治癒的機會提高好幾倍。

例如，據臨床醫師的觀察證明，皮膚癌只要在初期就進行治療，幾乎完全能徹底治癒。大多數患者在唇癌、舌癌和乳腺癌及時治療後都恢復了勞動能力。最難治的是胃癌，但如及時施行手術，也可使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病人永久痊癒。

惡性腫瘤，照例不是生在健康的組織上，而是生在被其他非癌症長期破壞的組織上的。這就是所謂癌前狀態。這種病狀發現得愈早，治療的效果就愈大。

癌是一種不傳染的疾病。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特別是醫師和服務人員，儘管他們與病人接觸頻繁，但沒有發現過一次被癌傳染的情況。

醫學和實際工作無可反駁地證明了，癌症是可以醫治的。有成千上萬的癌症患者經過施行手術，或是經過光療程序以後都保全了生命，恢復了健康，並且能很好地勞動。胃癌、子宮癌、乳腺癌、唇癌、舌癌、直腸癌及其他器官上的癌症治癒的人數，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

蘇聯的腫瘤病學有許多治療這種病的有效方法和藥品。這裏有外科醫療，其中包括外科電療、光療（X射綫、鐳錠綫），以及這兩種療法與藥劑療法配合的綜合療法。這一切方法保證了高度的痊癒率。

防止癌症不僅是防治腫瘤的機關的工作，各分科診所和醫院在早期診斷和治癒癌前症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最近三、四年內，醫師對各企業和各機關中的千百萬男女職工進行了健康檢查。

赫爾岑腫瘤病研究所的統計材料指出：一九四六年有一百

一十座城市對早期癌症進行了統計，三年後就有四百八十七座城市進行統計，又過了兩年（一九五一年）已有一千零二十五座城市進行了統計。

防癆所網也是根據同一原則建立的。蘇聯的保健工作者對於預防這種疾病擁有最充分的條件，我國勞動人民物質福利的不斷提高，也是他們的主要的助力之一。

有計劃地實行一般保健和專門性的措施，對於防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每一個初生嬰兒還在產院裏時就給他進行了預防注射。兒童和少年每經過一定的間隔期間就進行所謂再注射——第二次防癆注射。

為了預防和有效地治療結核病，最重要的是儘早地診斷出初起的病症。祖國的醫學成就使醫學界得以採用最新的、更精細的臨床診斷和化驗診斷的方法，由於這些方法，就能使結核病在其初期就被發現。例如，對於居民進行普遍診斷檢查的優良方法——X綫影屏照相——就是這樣的。現在，我國每一省差不多都有流動的X綫影屏照相小組。我國醫師擁有多種治療結核病患者的積極有效的療法（抗生素、化學製劑、人工氣胸、外科手術等等）。製藥工業出產了各種藥品：鏈黴素、對胺水楊酸（ПАС К）、Фтивазид、梯皮溫，不僅是專科醫院，而且是分科診療所門診部，以及病人的家中也都廣泛地使用這些藥品。

* * *

帶有紅十字標誌的「吉斯—一〇型」白色汽車沿着城市的大街疾駛。各種交通工具都停了下來給它「讓路」。每一個看到這種汽車的人立刻都會想到：不能拖延，這是人命大事。

這些帶紅十字標誌的汽車是屬於急救站的。

莫斯科急救站位於首都的一條熱鬧的幹路上，在「斯克里弗索夫斯基」急救研究所內一座寬大而敞亮的大廈裏。這裏的醫師

和護士不斷地注視着電話操縱台，注視着有色的信號燈和電氣裝備的莫斯科地圖；這裏的時間不是按小時，甚至也不是按分，而是按秒，按十分之幾秒來計算的。

操縱台上的綠燈剛一亮，值班護士就立刻回答：「急救站在收聽……」這裏有幾十條電綫通往全市各區。接到電話後，中央調度員立即發出救護車出發的命令。經過兩分鐘，最多也不過三分鐘，就有一名醫師、兩名醫助和汽車司機上了救護車，發出回控信號後駛往病人所在地，奔向發生不幸事件的地點。有時由中級醫務人員組成的工作隊出動。這樣的工作隊只擔任經醫師診斷亟需把病人儘快地送往醫院的緊急運輸工作。

不論首都哪一個地點發生了不幸的事件，只須經過幾分鐘就能得到救護。因為急救站在這座大城市的各區都設有分站，各分站都有值班的救護車，隨時有等待出發的醫生和醫助。這些分站附設在各大臨床醫院裏：「比羅哥夫」市立第一醫院，博特金醫院，羅斯托金區、塔干區和其他各區的醫院。只有中央站能收到電話，由中央站用專綫通知各分站。

如何才能又不浪費一點時間地迅速找到申請急救的市區、街道和住宅呢？急救站裝設了一具新穎的儀表——燈光地圖。這是一個用玻璃製的巨幅的首都掛圖。圖上把市區劃分為很多的小方塊。調度員看着指南，將自動機關撥到所需要的號碼，那時所需要的地點——小方塊就亮起了燈光。路綫明顯了，應走的方向明確地指出來了，救護車就這樣出發。

在莫斯科急救站站長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羅莫金的辦公桌上安裝着一架操縱台，隨時可與中央急救站以及各分站取得聯系，這樣就可以監督接運病人、值班醫師和調度員的工作，及時進行救護，糾正和防止他們發生錯誤。此外，還可利用操縱台通過直達專綫經常與醫師們舉行電話會議。

對於在急救站上工作的醫師、中級醫務人員的要求條件很高。沒有三年以上工齡的人員，是沒有資格在這裏工作的。

為了提高急救工作的醫師們的知識，定期派他們到進修學院、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學院等去學習。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於這種工作的醫師的要求條件要低得多。例如，在英國只要有一年的工作經驗就行。在美國根本就沒有類似這樣的專業，因為那裏的「急救」職務只不過是把病人送往醫院而已；在斯德哥爾摩，那就差得更遠：運送病人是由消防汽車擔任的。

下面是革命前的往事中很有趣的一頁。某些個別的熱心家經過長期奔走後，費了極大的勁才在沙俄的六個大城市中設立了急救站。這些急救機關主要是靠私人慈善捐款建立的，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當然不可能為所有的患者服務。此外，許多地方的醫療急救工作是歸警察分所辦理的。在蘇聯醫學科學院謝瑪什科保健組織和醫學史研究所的博物館中保存着一個十九世紀初期的木刻畫。木刻畫上刻着一個趕馬的馬車夫，乘客的座位上坐着一個不幸的患者和一個健壯的警察。這就是當時「醫療急救」的景象。

當然，像這樣的急救工作是不能滿足居民需要的。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登記有五千四百七十三件急救的申請，但是醫師到出事地點急救的只有九十五次。一九一三年在六千二百九十八件申請中，醫師只出動了七十六次。

如今，在蘇聯每一個城市，在許多地區及工人鎮，都設有醫療急救站。它們擁有專用的汽車運輸設備、極充足的醫療用具和器材，以及經驗豐富的醫務人員。

只從莫斯科急救站的救護車在三十年的過程中就奔馳了一千六百萬公里的這個數字來看，便可以想像醫療急救工作活動

的規模了。

蘇聯的醫療急救工作是不停歇地、不分晝夜地免費為所有的公民服務的。國家為此撥出了巨款。例如：莫斯科市的急救站每年的預算超過八百萬盧布。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蘇聯各城市的居民不斷增加，運輸量也在急劇增大，不幸事故却逐年下降了。

蘇聯的醫學家們在這一方面進行着巨大的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工作。他們建議並實現了許多保障街道交通安全和預防日常生活中的損傷和生產中重傷事故的措施。

車間裏的疾病預防工作

蘇聯的保健機關不僅在各醫療機關，而且直接在生產上，在車間裏，爲蘇聯人的健康而進行鬥爭。

預防疾病要比治療容易得多，正因爲如此，蘇聯才這樣重視預防疾病，在生產上和日常生活中，爲增進勞動人民的健康而創造有利的條件。人們公正地把蘇聯勞動保護的立法叫做最先進的立法。這一立法自始至終都充滿了對我國工人和職員的深切關懷。

革命前俄國的工廠中或現代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企業中不堪忍受的繁重和不自由的勞動，是不能與蘇聯企業中現有的工作條件相比擬的。我們以煤礦爲例。作家維烈薩耶夫在其「地下王國」隨筆中談到一種如今早成往事的礦工行業：

「……工人用繩子拖着裝滿了煤的轎，像貓一樣快地四肢着地沿着窖道向前爬行。這就是「運煤工人」；整整十二小時的緊張工作全是這樣沿着二十五俄丈長的坑道爬來爬去，把煤從坑裏拖到坑口，這裏有裝煤工把煤裝上小煤車；於是人就變成了四足動物。」

蘇聯的礦井與這副悲慘景象有着天壤之別！煤轎，孱弱的礦工和舊鶴嘴鋤永遠消逝了。現在的蘇聯礦工都是沿着高大而光亮的坑道直着身軀行走。井底明亮地裝置了電燈，有的甚至裝置了「日光」燈。人們的地下勞動條件改變得令人難以辨認了。一些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如切煤、鑿煤、在採煤工作面推煤和運煤、運輸、拖運，以及往鐵路車皮上裝煤等，都已全盤機械化了。礦井中還有採煤聯合機、強力截煤機、電氣機關車、裝煤和卸煤機器、